

见报即有奖  
最高2000元齐鲁理工学院杯  
读者报料大奖赛

报料热线 96706

微博:齐鲁晚报96706  
邮箱:qwb2011@sina.com微信  
二维码

# 醉驾出事，俩人互指对方为司机

## DNA“说话”，交警零口供锁定醉驾司机

本报12月9日讯(记者 王兴飞) 醉驾机动车出事故撞上路边护栏，而车上下来的俩醉酒男子竟都指责对方是驾驶员，由于车辆行驶路段隐蔽，沿途监控难以锁定驾驶人员，加上缺少目击市民，这次违法交警该怎么处理?12月9日，市中交警对外发布了这起看起来十分棘手的案件。通过DNA技术鉴别，民警成功实现零口供破案。

9月13日晚上8点左右，在经十一路80号附近，有人因不明原因发生肢体冲突。目击市民随即报警，派出所民警赶到后发现，原来一辆车撞坏道路隔离护栏，车辆驾驶员涉嫌酒

后驾驶，事故发生后又与路人发生冲突。

接到报警后，市中交警赶到现场，初步调查断定，这是一起因醉酒驾车发生的撞坏公共设施的自伤事故。“车辆撞坏护栏后，肇事车上下来的两名人员下车查看，其间一人与路人发生争执，引起冲突。”处理事故的民警称。

然而，当民警对满身酒气的两人进行讯问时，两人竟互相指认对方是肇事车辆驾驶员。“见过酒驾逃逸的，这种互相指认对方是驾驶员的还真不多见。”民警称。

由于没人承认自己是驾驶员，民警如何落实处罚犯了

难。民警只好现场对两人都进行抽血酒精检查。检查结果显示，杨某和孙某血液酒精含量均达到醉酒标准，也就是说如果驾驶员核实时，其中一人必涉嫌危险驾驶罪。

市中大队事故中队中队长张永胜称，由于车辆行驶距离比较短，路段较隐蔽，从两人上车到撞上护栏只开了500米，也没有直接目击证人，现场提取的证据无法确定谁是驾驶人。后期讯问中，俩人除一味指认对方是司机外，其他回答均无破绽。

谁才是肇事车辆真正驾驶员?破案陷入僵局时，市中大队联系济南市公安局刑事

科学技术研究所，在肇事轿车的十多处位置提取了相关检材。经DNA技术鉴定，在所有检出DNA的检材上，均显示为杨某的DNA，无一个检材出现孙某的DNA。

尽管杨某声称自己喝酒忘了当时的情况，但交警凭借DNA铁证成功锁定杨某为事发现场驾驶员。

据介绍，该案件也是自2011年醉驾入刑以来，济南利用人体脱落细胞的DNA技术、零口供破获的首起危险驾驶案。

目前，杨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经市中公安分局批准，已被刑事拘留并送往济南市看守所羁押。

## 夫妻制售200万元 假舒肤佳获刑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杜洪雷 通讯员 李正伟) 为获取高额利润，夫妻二人先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舒肤佳香皂及雕牌肥皂等，销售金额达二百余万元。

去年9月4日，平阴县公安局经济侦大队包村民警在入户走访时，有群众反映村里商店销售假冒舒肤佳香皂。民警随即对孝直镇各乡村商店逐一检查，发现不少商店销售的舒肤佳香皂为假冒产品，均是从孝直镇某百货批发超市购进。

民警随即对此百货批发超市进行调查，得知两肥城籍男子刚送完假冒舒肤佳驾车离开。民警立即驱车追赶，在105国道临近东平县边界处成功将犯罪嫌疑人付某生抓获，随后又在肥城市王瓜店镇的仓库内将另一嫌疑人傅某国抓获，并当场查扣假冒舒肤佳香皂及雕牌肥皂100余箱。

民警顺线追踪，2013年11月26日，最终将上线犯罪嫌疑人张某强(男，38岁，临沂人)、梁某连(女，39岁，临沂人)抓获归案。

经查，2010年至2013年期间，犯罪嫌疑人张某强、梁某连夫妻俩在临沂市自己家中设立生产窝点，从临沂某日化有限公司购进原材料，并从广东潮州人林某贤处购买假冒汰渍和碧浪洗衣粉的包装标识袋，大肆生产假冒“汰渍”及“碧浪”洗衣粉，并购进假冒“舒肤佳”香皂，后将上述假冒洗化用品销往山东省平阴县及甘肃省、安徽省、江苏省等，涉案价值二百余万元。

今年11月3日，平阴县人民法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判处被告人张某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19万；判处梁某连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18万8千元。两人非法所得20万元依法没收，上缴国库。

## 顶风接送学生 两“黑校车”被查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王兴飞) 日前，山东省公安部门开展了为期4个月的校车安全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即便如此，仍有非法营运车辆顶风作案，在省城违规接送在校学生。12月9日当天，济南市中交警大队在行动中就查处了两涉事车辆。

日前在对校车、接送学生车辆进行摸底排查时，市中大队民警得到一条重要线索：有一辆中型面包车在辖区玉函小区附近违规接送学生。民警排查显示，面包车涉嫌黑校车性质，这很可能是一起校车严重违法行为。

民警调阅了学校门口及周边商铺监控视频并将信息反馈给大队指挥中心。根据车辆轨迹研判和违法事实分析，民警最终锁定了这辆号牌为鲁A8L×××的金旅牌蓝色中型面包车。经调查，民警摸清了这辆车几乎每天7点15分到达学校接送学生。

12月9日清晨6点20分，市中大队部署了12名民警，其中6名民警布置在学校门口附近，4名民警更是身着便装安排在事先设定好的地点，7时50分，嫌疑车辆被守候民警一举抓获。

经查，车辆驾驶人江某准驾车型C1(无校车驾驶资格)，车牌号鲁A8L×××，无校车营运资质，核定载客9人，却载有11名学生。

据介绍，12月9日当天的查处行动中，市中交警大队共查处7辆超员面包车，其中2辆为接送学生的黑校车。

# 多条干道施工，西部变“堵”城

## 少南北贯通路使得市区西部交通更加拥堵

本报记者 张泰来

近期从济南西半城经过的市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这里的拥堵明显加剧了，有时本来几分钟的车程耽搁了十几分钟还不能通过。交警表示，这主要是因为纬十二路、纬十路、纬七路、纬五路、经六路等路段集中修路，加上西半城缺少贯通南北的干道所致。随着道路施工陆续完成，这一状况也将缓解。

9日上午8点20分，经二纬六路口，西向东方向的信号灯前，排队等候的车辆已经排到了纬九路口，压车长度长达500多米。从东向西看去，看到的全是一辆一辆的公交车，就像一节一节的火车车厢。

“受纬十二路施工影响，经二路上的交通流量相比平时增加了两倍，现在的流量是之前的三倍。”槐荫交警大队交通科民警介绍，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经六路。

民警介绍，目前，在济南西部，光是城区在修的道路就有纬十二路(经一路至八里桥路段)、纬十路、纬五路、纬七路、经六路(已接近完工)。这么多路段集中施工，加上西半城缺少贯通南北的交通干道，这才导致拥堵加剧。



纬六路高架桥全天几乎没有交通平峰。 监控截图

槐荫交警曾对纬十二路的交通流量进行统计，发现这里在交通早晚高峰平均每小时的车流量在830辆左右，是西半城沟通南北的主要通道。

“除了纬十二路，能通南北的路向西只有二环西路，向东至少要到纬六路，相比东城，市民的绕行成本很高。”民警介绍说，受施工影响，目前，除经二路外，容易发生拥堵的路段还有经六路和纬六路。

“经六路本身在施工就影响通行量，还有车辆在绕行时从这儿经过。”民警介绍，目前经六路的交通流量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早高峰提前、延后，不少市民为躲开流量高峰，提早出门，“以前7点时路上车还很少，现在不到7点就慢慢开始堵了。”第二个特点是呈现潮汐性，堵上两三天会有一两天交通顺畅，然后接着堵。

“目前，经六路工程已经进入尾声，那里的交通状况已有很大改善。”民警介绍说，随着各路段施工的完成，拥堵也会大大缓解。

针对这一情况，槐荫交警也作出对应方案，各易堵点的中队长每天都在高峰来临前赶到现场，每个点设一名民警一名辅警在现场执勤，同时通过监控系统关注交通流量，随时根据需要增派警力支援。

“目前，经六路工程已经进入尾声，那里的交通状况已有很大改善。”民警介绍说，随着各路段施工的完成，拥堵也会大大缓解。

# 挺健康的男婴被弃医院里 孩子已被送到福利院，取名“孙家增”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见习记者 王晓莹 时培磊) 包裹在红色的小被子里，胖乎乎的小脸，眼睛紧闭酣睡着，看着这样一个可爱的宝宝，谁都无法把他和“弃婴”二字联系起来。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健康的男婴，却于8日被人遗弃在山东省立医院东院的走廊里。

“8日下午两点多，当时有医生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忽然在这儿发现了一个婴儿。”省立医院保卫科的董先生指着医院B座2楼的“新农合出院审核”办公室说。

“我们迅速查了医院的记录，发现这个婴儿不是在我们

这里出生的，而是被人遗弃在走廊里的。监控显示，下午2点19分，一名身穿红色毛衣、头戴帽子、50岁左右的女性将孩子放在了办公室门口。”董先生说，“走的过程中女子看了一眼婴儿，就再也没有回头，径直走出了急诊室的大门，全程不过5分钟。”

发现婴儿后，医院工作人员迅速报警并协助警方对孩子进行了身体检查。“孩子是个足月男婴，只是较普通婴儿来说体重相对较轻，只有5斤多。可能是因为受了凉，肺部有点感染，但问题不大。检查发现孩子有先天性喉鸣喘，但随着婴儿的成长发育，一般两

岁左右就可以自行痊愈了。”当时陪同检查的一名医生介绍道。

在龙洞派出所工作的刘女士是婴儿8日下午的“临时妈妈”。“接到报警后，考虑到男警察不太了解小孩，我就过去把孩子抱了过来。当时孩子身上裹了四层棉被，随他一起放在那里的还有四件衣服、一个奶瓶、一包奶粉、两包纸尿裤，都放在一个袋子里。衣服应该是新买的，标签都没拆。”

“我抱着他的时候，感触特别深。孩子长得可爱，也不闹人，下午一直睡得很香。多好的一个孩子啊，父母怎么就忍心把他给扔了呢?”刘女

士感慨道。

记者从龙洞派出所了解到，8日下午2点多接到报警后，派出所对弃婴情况进行了登记，并于当日下午5点半左右把婴儿送到济南市儿童医院。

“孩子出生最多也就两三天。儿童医院也为他进行了初步检查，目前身体上没有残疾，也没有发现类似先天性心脏病、脑瘫、脑积水等严重病情，整体看来比较健康。由于现在还未找到丢弃婴儿的女子，我们已经申请把孩子送到福利院。福利院和儿童医院协商后，还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孙家增’。”